



我在浦東機場搶高鐵票

看到有人靠近，躺在地上的老于摘掉耳機，把身子側到另一邊。

在上海浦東國際機場T1航站樓內，一處不太明亮的洗手間門口的不遠處，老于脊背貼着柱子正在休息，對面睡着一位年輕的小伙子。

詢問得知，兩人曾在同一小區參加防疫工作，結束後買了離滬機票提前來到機場，如今因航班臨時取消，一起滯留于此。

疫情期間，不少航司取消了上海始發的國內航班，許多人和老于一樣滯留在機場，等待回家。

伴隨疫情形勢向好，5月16日，上海始發與到達的國內航班陸續開放，虹橋站離滬高鐵也增加到12班次。對滯留的人而言，回家的希望越來越大了。

現在，除了關注每日的航班動態，他們把更多經歷花在搶高鐵票上，開票時間一到，便瘋狂刷手機。當天，滯留了一周的徐青磊搶到了18號從虹橋發往漢口的高鐵票，他打算先去漢口，再想辦法中轉回家。

機場·滯留

因為一樁官司，在上海做騎手的徐青磊迫切需要回到四川老家。連續盯着購票軟件許多天後，5月8日晚，他終於搶到5月13日從上海飛往四川的機票。

疫情之下，打車困難。與妻子告別後，8日當晚，他從川沙的小區出發，騎着共享單車前往浦東機場。三十多公裏的路程，他騎行近6個小時，中間歇了兩次。“腿都沒了知覺，不住地發抖。”

為什麼提前這麼久出發？徐青磊坦言，主要還是心裏沒底，想早點來摸清情況，“困在房間什麼也

不知道，機場總歸離家更近一步。”

事實上，他已經做好在機場待幾晚的準備。出小區前，小區開具了出行證明，他也簽署承諾書——上海解封前不會回小區。所以對他來說，一旦出來，便沒有退路。

來到機場，徐青磊才發現，不少人也提前很久到達機場，但因為航班臨時取消被迫滯留。他開始擔心自己的航班會不會也被取消。5月10日，航班取消，他成為機場滯留人員之一。

在機場滯留久了，人們逐漸熟絡起來。這幫人中，老于年紀最大，徐青磊稱呼他“大哥”。

老于是個有主見的，大家遇到問題都會過來請教，有因缺少證件無法出國的年輕人，有同樣滯留的“00後”小伙子。大多數時候，老于給不出解決方案，祇能告訴他們該找哪個部門。

事實上，老于自己還面臨着一堆問題。

老于快50歲了，哈爾濱人，來上海不到半年。疫情發生後在德州五村當防疫工作人員，幹着看管封控樓的活。樓棟門口，老于坐在簡易帳篷下，看樓、協助轉運、送物資等都做過，一天賺三百元。

5月8號晚上，這一批的工作整體結束後，老于本打算回自己所在公寓，但因尚是封控區遭拒。住處回不去，祇能在外面，老于索性就帶着行李，朝機場走。

28公裏的路程，老于推着一個28英寸的黑色行李箱，行李箱上放着皮包，身上背着雙肩包，步行超10個小時，來到浦東機場。

一路上，老于在多個卡口被攔下，工作人員看核酸、綠碼、機票後，大多選擇放行，祇有一回，好說歹說不願讓老于過去，他祇得在附

近找個地方等，等到卡口的工作人員下班了，才越過卡口，繼續往前走。

航班·等待

老于是在5月8號買的16號飛哈爾濱的機票，其間8天的時間，注要在機場度過。

為什麼不買早幾天的機票？老于心中有一筆賬——9號的票價超過2000元，16號的祇要五、六百元。然而，12號的時候，老于還是收到了航班取消的信息，由此成為滯留者。

老于說，滯留在機場的人，需要操心的地方很多，搶機票是頭等大事——雖然大多會被取消，但這是當時他們回家的唯一希望。

航班被取消後的幾天，老于陸續搶過三四次票，但無一例外都未能起飛。

48小時的核酸也必不可少，這是過安檢、上飛機的硬條件。剛到機場的時候，老于聽其他人說，機場巴士8號線專門接送滯留的人去做核酸，還免費。祇是不巧的是，後來8號線路線因途經封控區被屬地阻攔。人們轉而開始乘坐機場巴士7號線，到東方醫院做核酸，每次車上人都不少，三四十個都是滯留人員，往返車費40塊。這個費用對老于來說不算低，但不敢不做，“萬一放票了呢”。

最近，上海機場公安開始組織滯留人員做核酸，老于也便不用跑太遠了。

除了核酸，吃飯也是讓老于和徐青磊頭疼的事情。機票沒被取消前，他們能進入候機樓，樓上店鋪一律關停，但留了一個口子，祇賣方便面，一人一次兩盒，一盒六塊，多了不賣。這對這兩個大個子男人來說不太足夠，“但也沒轍”。

機票被取消後，他們便從候機樓出來，“工作人員會不定期的查，沒機票待不了候機樓。”剛開始，徐青磊會讓裏面的人幫忙買泡面，後來一次做核酸的時候，知道東方醫院區域有超市開着，就會到那裏買些物資，主要是泡面、自熱鍋等，算是緩解了吃飯難題。

其間，也有警方過來登記信息，說可以提供安置點，但他們不願意去，老于說：“安置點的環境不會比機場好多少，不如留在機場，隨時可能回家。”

現在，老于和徐青磊都住在候機樓外。5月16號下午一點多，澎湃新聞記者見到老于時，他正睡在航站樓一處衛生間的門口不遠處，那裏離熱水、充電的地方都近，與他挨着的還有一位“00後”的小伙子，此前和他一起在小區做防疫工作，現在一起滯留在機場，等待着飛往海南老家的航班。

不一會，幾個男人找到老于，都是滯留時互相認識的，他們談論起這幾天上海的新形勢，“新聞上說，上海好像快要解封了。”

搶票·回家

四五天前，老于開始搶虹橋火車站的高鐵票。

為了回家，除了和滯留人員信息上互通有無之外，網上的“回家攻略”和新聞，老于也常看。他看到有不少人從虹橋火車站上了上海，便萌生坐高鐵回家的想法。

記者從閔行公安虹橋樞紐派出所獲悉，五月份以來，每天有四班列車、超過1000人次從虹橋火車站離開上海。而在5月16日，官方可查詢到的離滬列車已有12班，預計客流量超6000人次。

於是，滯留在浦東機場的人，

許多和老于一樣，開始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高鐵上。但高鐵票量也很有限，他們往往一邊關注着機場航班動態，一邊掐着點搶高鐵票。

不過，目前開通的高鐵發往長三角的居多，對於目的地是哈爾濱的老于、四川的徐青磊、海南的“00後”來說，並不便捷。他們需要先離開上海，到達某一個“中轉站”後再回老家。

與之而來的，是各地“中轉站”隔離政策要求的不同。老于主要考慮費用。他看過不少攻略與經驗貼——到鄭州需要付14天的隔離酒店費用，到杭州需要7天的費用，但如果中轉站是濟南、徐州，則是免費隔離。“不能在隔離酒店把錢花完了”，所以，老于把“火力”主攻在了濟南等地。

5月16日，搶到了18號從上海虹橋發往漢口的高鐵票，徐青磊高興極了，他打算先去漢口，再想辦法回四川。也有一位跟他比較熟的大叔成功搶到17號的高鐵票。

在浦東機場，機場巴士1號線和7號線依舊運行，分別到達虹橋交通樞紐與上海南站。17日一早，大叔憑借高鐵票，乘坐當天早上7點的首班巴士，順利到達虹橋。在虹橋站經過機票、核酸等檢驗後，就能坐上回家的列車。

但老于和“00後”小伙沒能像徐青磊一樣幸運。

採訪途中，“00後”小伙忽然轉過身，對一旁的老于說道：“搶票啊，快到點了。”

此時是下午1時29分，據每日的鐵路開票時間還有一分鐘。

老于一個激靈，打開手機，迅速滑到“12306”頁面，開始不停地刷新頁面。

(徐青磊為化名)



華盛頓亞裔法律援助中心

Asia Pacific Legal Aid Center

●對特殊低收入者和殘障人士提供免費援助



法律諮詢、翻譯公證、各類移民、會計報稅、合同審閱、
辦理駕照、入籍考試、租房糾紛、交通罰單、結婚離婚。

諮詢電話 202-802-1663
(國語、粵語、台語和英語)
電話 301-512-4986
(By Appointment Only)
傳真號碼: 301-789-6691
aplacd@yahoo.com



律師團隊: 具有 MD、VA、DC 律師執照
法律顧問: 周波律師 法律助理: 趙元嘉、秦川

服務時間: 周一到周五, 上午9點到下午5點。
中心地址: 11502 SENECA FOREST CIRCLE
GERMANTOWN MD 20876